二十世纪文库

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

〔苏〕巴尔格 著
莫润先 陈桂荣 译



华夏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

HUJI WENKU

[苏] 巴尔格 著
莫润先 陈桂荣 译

华夏出版社
1989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84019
1184019

责任编辑：于　沛
封面总体设计：郭　力　钮　初　呼　波
　　王大有　李　明
本书封面设计：呼　波

М.А.БАРГ
КАТЕГОРИИ И МЕТОД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4

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
〔苏〕M·A·巴尔格　著
莫润先　陈桂荣　译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5印张　249千字　　插页2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80053-369-7/K·031

定价：4.90元

China

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

主　　编： 邓朴方

常务编委： 李盛平　张宏儒　陶德荣　褚朔维　肖金泉
贾　湛　王　伟　沈志华　黎　鸣　吴俦深
张显扬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　沛　马在新　王　焱　邓正来　孙立平
孙连城　刘再复　李泽厚　朱青生　朱庭光
邵大箴　何家栋　吴衡康　林　方　范　进
张　琢　周　星　顾　昕　倪文杰　俞敏生
郭建模　唐　枢　高　崧　程方平　缪晓非

历史学分编委会：
张宏儒　于　沛　王清和　祝立明　霍万成
张家哲

China

作者的话

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中，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是由哲学和历史学这两门学科承担的。因此，这一理论应当分为两个方面，即哲学方面和历史学方面。可惜按照哲学和历史学各自的认识目的和形式来区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以及突出反映这个特点之本质的概念的体系，迄今还很少研究•。这种状况是不难理解的。历史认识论的哲学方面有其丰富的传统，这在全面发展和不断充实的范畴-概念体系中即有反映。然而以此为基础的这一理论的历史学方面，实际上只是最近几年才引起专家们的注意。这样，研究史学对象所固有的和历史认识论所特有的范畴形式，就显得特别紧迫。

本书提出了解决这项任务的一个可能途径。由于只能从全部范畴中挑出某些范畴加以探讨，作者主要选择了研究工作最为薄弱而又仍然存在争论的范畴。这个课题的研究便是本书第一篇的内容。第二篇则对中世纪主要历史过程及近代史第一期的理论作了探讨。这些理论一般称之为“局部性理论”，但我们认为把它们叫做方法要恰当得多，因为在历史编纂学的实践中它们直接决定着研究相应问题的观点和整理史料证据的方式。因此，本书第二篇清楚地揭示了第一篇分析的范畴所包含的实际意义和认识潜力。

• 这个问题的哲学研究，见，费多谢耶夫，《社会科学的若干方法论问题》，载《哲学问题》，1979，第11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值此本书提交读者评判之际，作者不能不对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理论问题研究室的同事们——史学博士Н.А.叶罗费耶夫、Е.Б.切尔尼亚克、哲学博士Г.Г.沃多拉佐夫、哲学硕士И.А.热列尼娜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是本书的最早读者和批评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希望。

DA 52/102

目　录

作者的话……（1）
绪论　论历史学的对象……（1）

第一篇　范　畴

第一章　“世界历史的”和“地区历史的”的范畴
（极限性原理）……（25）
一　问题……（26）
二　“世界历史的”的范畴的方法论功能……（33）
三　“世界历史的”的范畴是极限性的认识原理的表现……（37）
四　关于世界历史与地区历史发展节奏的差别……（54）
第二章　“历史时间”（方法论方面和历史学方面）……（61）
一　问题……（61）
二　历史时间的实际方面和主观范畴方面……（65）
三　时间观念史述要……（69）
四　历史的时间……（83）
五　历史学家的时间……（90）
第三章　“整体”、“结构”和“过程”的范畴
（历史研究中的系统性原理）……（101）
一　问题……（101）
二　系统与结构……（110）

China

三　结构与过程 ……（117）
四　历史学上的结构 ……（127）
第四章　历史事实：结构、形式、内容……（144）
一　问题 ……（144）
二　分析“历史事实”概念的若干逻辑前提 ……（152）
三　科学历史事实 ……（162）
第五章　“历史规律”的范畴 ……（179）
一　问题的历史 ……（180）
二　社会学规律和历史学本身的规律。
历史学本身规律的结构……（188）
三　历史学本身规律的表现形式 ……（201）
第六章　历史类型学 ……（211）
一　问题的历史 ……（211）
二　列宁著作中历史现象类型学研究的若干方法 ……（220）

第二篇　方　法

第七章　关于封建所有制的性质 ……（249）
一　问题 ……（250）
二　马克思《资本论》论封建所有制问题……（255）
第八章　关于西欧封建制解体的开端问题
（论封建社会货币地租的若干规律）……（278）
一　问题 ……（279）
二　货币地租在封建制度历史上的作用……（284）
第九章　16—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历史研究
的尝试……（302）
一　问题 ……（303）
二　方法 ……（307）

China

绪论　论历史学的对象

要解决……一般规律与比较发达的具体关系的矛盾，不是通过找出中间的环节，而是通过把具体直接归入抽象，使具体直接适合于抽象。

——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是人类思维极其伟大的成果。它所体现的社会科学的转变把社会科学的所有门类——其中包括历史学——建立在以前只有经验的自然科学才具备的那种客观研究的牢固基础之上。“人们过去对于历史……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取代……”① 原先为自然科学所独有的认识目的——揭示被研究的实际的运动规律，现在研究历史领域的学科也能够达到了。这样，无论研究过去的还是研究当代的人类社会，其任务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② 历史学终于有了区分客观与主观、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的可能，这便是它真正获得新生的标志。

显然，一旦简单而明显的、客观上确凿无误的事实(它包含着衡量对象和衡量标准，包含着各种曲折的历史过程的出发点和最终结果)成为唯一的科学资料，那么“人类行为”也就揭去了神秘的面纱而变成科学的对象。马克思主义使“把社会过程看做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代替了主观主义，没有这种观点，当然也就无所谓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会科学”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开辟了把社会当作完整的发展的有机体来研究并且扫除各国社会秩序的“重复性和正当性”(列宁语)的可能。这样，主要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范围内来研究其对象的历史编纂学就头一次有了真正科学的历史分期标准，从而有了比较历史学体系和世界史体系的客观基础。只是靠着“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历史编纂学才从简单地描述客体过渡到研究其全部的相互联系和中介，即把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研究。④

可见，由于历史唯物主义以最合乎逻辑的、批判的、具有严格科学性的历史过程理论武装了历史编纂学，这样就使它成了客观的科学，——因为它虽然承认人类活动精神动力的存在，但它并不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总是坚持探索“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恩格斯语)；成了经验的科学，——就是说它是依据客观上确定的事实来进行概括的；成了准确的科学，——因为它不是从个别的那怕是最杰出的历史人物的动机出发，而是从推动广大群众、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整个整个的社会阶级的动因出发来进行分析。⑤ 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使历史编纂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即头一次使它“能以自然历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⑥。最后，历史唯物主义使历史编纂学成为解释它所描述的事件的本质的科学，不透过事件的帷幕去探究其隐藏的实质，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使历史编纂学*能够在其研究对象的范围内发挥理论功能。

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主义史观至今将近150年来，历史学积累了大量的事实材料，迫切要求加以概括，自然，这首先

---

* 这里和下文的“历史编纂学”一词，都是指它的直接涵义，即“历史编写”的意思。

就是以历史编纂学的手段来概括。鉴于这项任务的紧迫性和艰巨性，近年史学界正密切关注一般的学术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史学方法论问题。这就再一次证实了科学史上早已发现的规律：以积累事实材料为主的时期必然为科学地理解和概括这些材料的任务占居首位的时期所取代。这种存在于每一门学科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历史编纂学在这一点上决非例外）以反思为主的时期的意义的确是难以估量的。只有在科学能够从旁观的角度观察自己、观察自己的实践的时候，才能对其认识手段加以检验、磨练和充实，才能造成使它过渡到掌握它所研究的实际这一崭新阶段的前提。*

自然，每一门学科中这种时期的周期、持续的长短以及结果如何，不仅取决于各该学科的特点，而且首先是取决于社会实践的运动。由于这一点关系到历史学，所以战后时期历史领域所发生的巨大进展，有力地推动它进行反思，为它提供了这方面所必需的材料。然而，另一个情况也不能忽略。众所周知，现代科学不是孤立地而是在科学体系中发展的，这就是说，体系之中的某个环节发生的认识大变动在其余的所有环节上是不可能不留丝毫痕迹的。战后时期展开的科技革命，大大丰富了当代整个科学思维的范畴-概念体系。

然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科学体系互相作用的特点是，在范畴方面，这种互相作用不仅仅是甚至主要地不是直接地，而是简接地即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而发生

---

* 西方许多史学家也迫切地强调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必须克服“历史编纂学家的行业闭塞性，必须认真观察周围的情况”，至少应该认清整个人文科学的事态。例如，法国当代最大的史学家之一布罗代尔不久前写道：“新型的史学家是认真关注研究人的各门学科的。正因为如此，历史学的界限颇为模糊，史学家的兴趣非常广泛。”（布罗代尔：历史与社会科学，载《年鉴》杂志，1968 年 10 月号，第 727 页。）

的。正因为如此，一旦整个科学体系中出现积极的自我认识时期，在历史学范围内，认识历史过程的哲学方面和历史学方面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显得特别紧迫。历史编纂学自然应当研究社会发展过程的“具体性和多样性”⑦。但“具体性”一词指的是什么呢？是指单独的唯一的“事实”呢，还是指普遍的重复的“事实”；是指外表的（即平常意识到的）“事实”呢，还是指隐藏在外表背后的本质？最后，历史学的目的仅仅是“记录式的描述”呢，还是也包括分析和综合？一句话，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历史认识要不要努力提高到那种能够而且应该以概念、图式等等科学手段来表达的水平，抑或它注定始终只能是记史、叙事，停留在“文学”的水平上。

由于现代史学中唯心主义流派的追随者之间也在以某种方式争论这些问题，它们的答案乍一看来仿佛是彼此对立的，但如果从本质上对这些答案作一分析，那就不难看出，实际上它们都否定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例如，新康德主义方法论的继承者们仍在维护独特论即“个性化方法”的传统，这种方法的基础是认为历史现象和事件有其绝对的唯一性和不重复性。实际上历史编纂学的目的仍然是他们的理想，即如150多年前德国唯心主义“史学之父”列奥波尔德·冯·兰克所说：历史学家只应叙述“所发生的一切”（wie es eigentlich geschehen）。马克思以兰克及其追随者的编史方法为例，简短有力地揭露了那种往往把依样画瓢的高度技巧与极其肤浅的内容相结合的所谓叙事体史学的本质。无怪乎以“言必有据和手法高妙”而备受宣传家们称赞的兰克的著作，在马克思看来只不过是“收集趣闻轶事”，只会把一切重大事件化为“琐碎小事”⑧。

另一种说法则明显地表现出对复活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传统的不满，这种传统使历史编纂学对某个问题或某个历史时期的概括无能为力。⑨ 这方面的典型是现代英国历史学家巴

勒克拉夫的论点。他说：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不大注意把自己的著作与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联系起来。他们对自己的著作的态度就象中世纪手工业者完全满足于自己的产品的态度。更有甚者，他们不仅否认这种联系的必要性，而且甚至否认这种联系的可能性。他们只是在受到科学方法渗入历史研究的挑战（其实这还不是实际的挑战）面前，才显出无法掩饰的惊慌，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学是这样一类学科，它的主要手段是直观。无怪乎历史学家们仍然本能地、盲目地工作，一致使历史编纂学还处在科学以前的水平，即近似 19 世纪初自然科学的状况。⑩

这些论点和与之相似的、完全合理的对西方历史编纂学中“生活哲学”和新康德主义方法论继承者的指责，一般都在最后提出空中楼阁的希望，说西方历史编纂学的“生路”在于与“社会科学”相结合⑪。这种希望之毫无根基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历史编纂学“从外部”借用方法要想取得某种成效，非得有一个必备条件不可，那就是它能科学地“自我鉴定”，即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认识目的，而这一点又是以存在某种严整的理论-方法论 基 础——“坚定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论”⑫ 为前提的。实际上，现在同 100 年前一样，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流派是完全没有这种基础的。

列宁曾对资产阶级历史思维的这种特点作出如下 的 确 切 描述：“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经常从一种没有办法的极端跳到另一种没有办法的极端。”⑬

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中存在的客观认识与上述情形根本不同，因为这种历史编纂学拥有严整的科学世界观，拥有经过整个历史过程检验的辩证唯物论和以它为基础的方法论。那些在唯心史观看来只能二中择一的解决办法（要么“特殊”，要么“一般”；要么“具体”，要么“抽象”；要么“分析”，要么“综合”），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的范围内，都不过是事物及其认识辩证统一发展过程的不

同方面。

上述那些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有一点必需解释：说来奇怪，在我们的文献中，至今还没有确立历史学的对象和认识目的的公认定义。不是缄默不言地避开下这样的定义，就是用无异于拒绝作答的术语来回答问题。不妨引述一点《苏联大百科全书》第3版（“历史学”条）的说法：“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过去的学科，把握其全部具体性和多样性。”这个定义是很有代表性的：它的头一部分使人难以分清历史学的对象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因为这两门学科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过去的。定义的第二部分应该“改善”这个状况，指出对对象的历史学立场与社会学立场的区别吧。然而很明显，这里说的不是对象本身（它本身从来不是什么“抽象的”或“具体的”），而是研究的方式，这自然已经不是属于客体，而是属于主体了。

哲学家给历史学下定义要比历史学家热心得多。然而他们也远非意见一致。例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13]这部著作中我们看到，“历史学研究社会现象的历史，把握它们的全部具体性，密切注意事件的进程……，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则解释社会现象的本质（它们的共性和特性）及发展规律。”

我们暂且不谈这个定义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事物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中的实际地位问题。但是很明显，它甚至否定了历史学应当认识它所研究的事件的本质，把它的视野仅仅局限于现象的表面，仅仅赋予它原材料“搜集者”的职能。显然，这种职能只能称之为非本义的“科学”。同时，这个定义的支点也不是放在研究对象本身，而是放在这种研究的方式上。至少“具体”、“多样”的提法即使与历史编纂学的对象的特点相关，那也不过是这个对象的纯外表描述的形式，而决不是对它的分析性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在1981年出版的同一书名的教本中（第184页），除了保留原先所

China

下定义的逻辑以外，对历史学对象的解释用了比较谨慎的提法，说是“历史学的任务包括按年代顺序研究各国各民族的历史”。

由此可见，历史编纂学的对象在这里也是局限在事件方面。可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方面亦即客观历史过程是怎么回事呢？例如古典时代奴隶制的危机问题或资本主义的危机问题，如果在研究中事件方面、年代方面被实质挤到背后，那么这些问题是怎么回事呢？它们的研究属于哪门学科的任务呢？其次，所谓按照年代顺序是仅仅指从外表上整理材料的方式，还是也指解释材料的方式。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避免这种危险，那就是经济学诸范畴（这是历史学家在这种场合下非用不可的）之间应当具有逻辑的而不是历史的顺序（即按照它们的形成史）。最后，在上面征引的表述中，除了历史编纂学对象的定义（如上所述这是非常含糊的）以外，也提到研究方式，前面已经指出，这扯不到对象本身。

自然，这样来解释历史学的对象，则历史地认识与被认识的实际的本质方面之间的某种联系，或者说与客观历史规律方面之间的某种联系便不但模糊不清，而且实际上是被否定了。• 这就是说，仍然没有回答最基本的问题——历史学的认识职能是否包括把历史作为有规律的过程来研究，因而是否包括发现并研究它的规律？在这方面，下述说法是极有代表性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研究历史实际而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学则把重心放在（这些规律——作者）的具体表现的研究上。它的任务是描绘（?!）历史实际。”⑮

• 虽然 B.Ж.凯尔和 M.Я.科瓦利宗的书（《理论与历史》，莫斯科，1981）中同样没有对历史学的对象下定义（而且作者仅仅讨论了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而没有讨论认识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但却含有重新探索这种定义的成份。首先，作者承认“任何一门学科的任务都是认识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这一点历史编纂学也不例外。其次，不能不赞成作者把历史知识划为一个特殊的知识领域而与研究社会生活不同方面或不同现象的具体的社会科学诸领域相并列（见第 4、8 页）。

这段话有许多东西是很有意思的，然而重要的是必须弄清，历史学是否应当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不同国家及其历史的不同时期，一般规律的作用的“表现特点”是由什么决定的，它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变化有多大幅度，这些变化本身是否证明有一定的时空规律在制约着社会发展阶段上彼此相同的诸过程发生这种变化？换句话说，上述过程在不同地区的发展特点本身是否受到规律的制约，从而要求受命对它进行“描绘”的历史学家发现并陈述这种制约性的实质，抑或这种特点只需以“事实”的面具出现而用不着解释。归结起来不难看出，这些困惑莫解，其原因盖出于没有弄清最基本的问题，即对历史实际理解到什么程度才能使历史实际成为科学的“描绘”。

众所周知，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表面地（或者说按常理）研究事物是与科学地理解事物相对立的。例如，他在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一封信中写道：“实际上，他们（指庸俗经济学家——作者）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16] 列宁同样明确地把“描写”社会现象与“极科学地分析”* 社会现象相对立。由此可见，这里显然存在一种误解：一方面，大家承认，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不仅把社会学而且把历史编纂学提高到科学的水平，这是毋容置疑的事实，而另一方面，历史学又被解除了极科学地分析它所记录的现象的职能，即从本质上、规律上研究它们的职能。

但是，既然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立场出发，历史学无疑应当从本质上研究其对象，那么确定历史学的对象本身又难在哪里呢？

---

* 必须注意，“极科学地分析”这句话在原文中是直接针对历史学说的，因为原文说的是要弄清“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东西”，而这一点显然只有用历史学的手段才能达到（《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0页）。

我们认为，困难首先在于可惜至今尚未根除的两种成见：第一，我们受到历史作为文学体裁(belles letters)的多年传统习惯的束缚。自然，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上，重要的不是过去和现在有许多历史学家是卓有文才而善于描写的人——从普及科学历史知识的任务来看，这一点也很重要；但从理论-认识方面来看，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编写了什么样的历史，现在又在编写什么样的历史。换句话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历史著作和哲学著作之中的关于历史学对象的定义，它所说的多半是千百年来历史学家主要做了些什么，而不是在现代科学概念体系的大范围内，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基础上，历史学家应该做些什么。

为了准确无误地弄清历史编纂学的认识职能，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奠基者的思想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下面我们引述一下列宁关于马克思的历史编纂学著作，例如《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论断。列宁说："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马克思为了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⑰

可见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历史学家不仅应当"密切注意事件的进程"，而且必须分析"社会关系的复杂情景"；不仅应当"按年代顺序来研究事件"，而且必须探究和发现"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但这个要求如果不是指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还能指别的什么呢？• 必须指出，这个要求这一回不是针对社会学家而是针对历

• "合力"一词在这里恰恰是指规律，这一点可从恩格斯用这个词表达这一涵义的话语中得到证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95页："由此就产生一个总的结果……"　（这里的"总的结果"，和正文的引文中的"合力"，在俄文中都是"Равнодействующая"。——译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